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循吏傳卷之七

宋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仕周爲平輿令入宋
歷知州軍陳洪進納土朝廷議擇能臣關掌泉州郡事而
維岳以選爲通判會仙遊莆田盜起衆至十餘萬攻城城



守兵裁三千。勢甚急。監軍何承矩等欲屠其民。燔府庫以遁。維岳獨抗議不可。承矩乃復堅守。旣而救至。圍解。竟活泉人。詔褒之。擢淮南轉運使。淮流水湍。運舟多覆。或時值涸。重載皆卸糧而過。綱卒緣此爲姦。維岳始勅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壩門爲設懸以積水。水平乃起懸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運舟往來無滯。泗州獄掾悞斷囚至死。維岳按部至泗。將抵掾罪。掾有母年八十餘。自訴伏法。即母不能活。維岳憫之。乃曰。它日朝制按問前事者。可委罪於轉運使。掾如其言。獲免。而維岳坐

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及真宗以壽王尹京。精
擇府僚。以維岳爲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有知
其事者白其實。太宗尤加賞異。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
真宗稱其明幹。及踐祚。命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
中。知審官院。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故所至著績。其後
以年衰乞外。特授海州刺史。歷蘇壽二州。咸平四年卒。年
七十六。

論曰。馮異之入關中。光武敕以平定安集。曹彬之下江
南。藝祖戒勿妄殺興王。之所以覆天下。其用心固如此。

洪進率泉之民而納土。泉之民非嘗有貳心也。以它警
而遽議屠戮。雖秦政項籍之暴不及此。倘非維岳一言
所傷於宋室仁厚之氣。豈少哉。

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力學值劉鋹據五嶺賦重政繁渭率鄉人避地零陵阻賊復還則廬舍皆燼矣遂棄妻子奔道州又爲盜所襲乃脫身北走建隆初至京師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補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涖其屬邑由是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指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乾德中通判興州置口砦監軍敖狠縱下爲暴渭馳諭以禍福斬其軍校

衆皆懾服。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渭聞即擒之。械送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轉運副使。吏民送者遮道。初。渭走中原時。其妻莫荃及二子皆留恭城。荃年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以給朝夕。及開寶三年。廣南平。至是而渭始歸。則二子皆已畢娶矣。凡歷二十六年。時人以爲美談。渭到官。即奏除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屬有事交趾。主將無功。敗卒二人先逸至邕。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

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復移書交趾。諭以威信。交趾應時入貢。在嶺南六年。徙知揚州。累遷益州轉運使。坐從子累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將復召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貧不能葬。上憫之。賻錢十萬。以其子建平爲乘氏主簿。

論曰。漢孝武時。罔密文峻。吏道雜而多端。故太史稱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有激乎其言之也。渭數用斬擊。可謂武健。然嚴而不酷者。以生道殺之也。宋以寬大開國。而除鋹苛賦。必待於渭。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渭之

芑厥桑梓者大矣

公穀雖無不謂有言其外中其理也
俗曰桑梓為邦國客又知桑梓之義
其十數平而聚為一

今田賦平而平乎十十小食不顯
果則其遠近可謂其理也
和入其春終南大平其味則其理也
來今耕甲以人語無復其理也

張綸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倜儻任氣，以毀直從討王均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綸知辰州。綸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爲辰澧等州安撫使。蠻則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餘萬。居二歲，增上供

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
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北築漕河隄旁鑄鉅石爲
十礎以泄橫流凡二百里泰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
廢不治海濤冒民田綸議修復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潦
患興綸曰濤之患十九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
乎凡三表請自臨役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居淮南六
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歷秦瀛滄乾潁川刺史卒綸有
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多道死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帛絮

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論曰淮徐地窪而秦尤居下游。海口宜使深通。故修海堰。論者慮以致潦。然潦之爲害。水消即田復。海潮所冒田數歲廢。故綸以爲潦患小而濤患大也。自大河南徙。淮旣挾黃而多淤。淮黃出海之處。復有海堰。則洪澤常苦水泛。是以明潘季馴爲四十里天然減水壩。以殺洪澤之漲。今之六壩是也。壩所減水。實漫高郵興化以達於海。勢不能無淹浸。若於六壩之下。出海之上。各爲廣疏川渠。以走漫流。斯潦患亦減矣。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太平興國間始置權場於靜戎軍以允則典其事其後累遷知潭州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斂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而民輸茶始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而定茶以十三斤半爲制民大便秘之湖湘多山曰可藝粟民惰不耕允則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盡墾值饑發廩賤糶

又募饑民隸軍籍得萬人頃之轉運使欲發所募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因益戍是啓邊患也且兵皆新募未任出戍不聽陳堯叟上其治狀上召對歎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又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且斲冰以代砲契丹解去上復召勞曰頃有言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知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短於武藝不足以當邊劇上曰卿第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久之擢河北安撫知雄州時河北旣罷兵而允

則治壘不輟契丹主以爲嫌其相曰李安撫長者不足疑
旣而有詔詰之允則曰甫通好不即完治恐它日頽圯因
廢邊守患不可測上以爲然始築關城以護甕城屬之大
城又取材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閭置廊
市邸舍水磴城悉累甃環以溝塹廣閭承翰所脩屯田祭
石橋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名
界河戰棹爲競渡以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起樓
城上爲斥堠望可十里允則曰南北已講安用此命徹樓
夷坑而爲諸軍園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